

试论顾野王《玉篇》的编纂思想与贡献

/ 李慧贤 李慧玲

摘要：

《玉篇》是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卷首的《序言》可反映作者的编纂目的。文章从《玉篇》首创“编者按语”、创立“异部同文”的互见法、开创中国辞书设立附录的先河等几个方面的贡献，来论述其编辑思想及留给后世工具书的编纂经验。

关键词：

玉篇 顾野王 编纂思想

古往今来，字书的编纂者均为高明的编辑，在这些字书中，无处不体现着他们精湛的编纂思想，导夫先路者为许慎。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以下简称《说文》），从“叙言”到部首的排列，再到一部之中字的先后次序，均可窥见许慎的编纂目的、收字原则等编纂思想。

梁朝顾野王的《玉篇》是我国第一部楷书字典，它继承《说文》的编撰传统，从编辑思想到体例对后代工具书编撰都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玉篇》有两个主要的版本，原本《玉篇》和宋本《玉篇》。原本《玉篇》30卷，收字16 917个，注文有40余万，原本《玉篇》因卷帙浩繁、不便于传播等原因，只留有残卷，宋大中祥符六年，陈彭年、吴锐重修的本子为宋本《玉篇》，字头22 561个，注文209 770字。原本《玉篇》残卷和宋本《玉篇》作为一个整体，留给后人诸多编纂经验和编辑思想。

一、《玉篇》首创“编者按语”

据《现代汉语词典》，“按语”指作者或编者附加的说明或判断，简称“按”或写作“案”。在工具书的编纂中，可以加上编者按语，来体现编纂者的意见。

原本《玉篇》残卷保留有“野王案语”，野王按语

是顾野王在编写《玉篇》的过程中表述自己的意见时所加的文字，野王按语反映了顾野王在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上的一些独到的见解，进而体现了顾野王辞书编纂的思想，是工具书编纂中最早使用的“编者按语”。

《说文》产生于两汉古今经文大战的背景之下，为压倒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派提出重视语言文字学的主张，许慎在《说文·叙》中指出，文字是经义根本，是王政的基础，出于这一编纂目的，他以小篆为字头，用“六书”理论分析字形，探求字的本义，为古文学、进而为封建统治服务。但人们查检字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去了解字音或字义，而不是字形，因此《说文》对一般读者而言是不太实用的。而且，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通行，小篆已不能适用，隶变以后，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出现了大量的俗体字、异体字，即顾野王在《自序》中所讲到的“六书八体今古殊形”，当时对某些文字的使用或者解释有诸多错讹的地方，“或字各而训同，或文均而释异”，有的字不相同但训释相近，有的字义相近，但训释不同，因此他想“纠先民之积谬，振往古之重疑”，^[1]从顾野王的自序中我们可以得知，《玉篇》的编纂目的是想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楷书通行的现实状况，来规范文字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讹误或者歧

义现象的。

顾野王这一编纂目的在野王案语中有所体现。野王案语中，涉及字形规范的，主要是指明异体字和辨析形近字。有些字前代字书没有明确指明其为异体字，顾野王认为它们应该是异体字，故加案语加以指明。如“讴”和“恠”，“讴，于侯反。野王案：《字书》为恠字，在心部。”一般字书将其分列两部，顾野王认为二者是异体字，就加野王案以指明，类似的例子还有“诳”与“恠”。

为了规范当代汉字的使用，顾野王辨析了一些形近字，多出现于野王案语中，如“瞢，野王案：此与瞢字相似而不同，在目部。”在文字流变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多音字，顾野王也用反切在野王案语中为这些多音字注音，如原本残卷《殷部》“殷，野王案：此音苦挺、苦耕二反。”作为编者，这种实录的精神，使《玉篇》保留了比隋朝陆法言的《切韵》还早50年的反切注音。

野王案语是字书编纂中的首创，内容涉及传统语言研究文字音韵训诂各个方面，能够体现顾野王想纠正和规范汉字隶变之后，南北朝时期用字谬误的编纂思想。这种表明编者见解的独特做法，被后代辞书编纂者所继承。《康熙字典》在字条释义之后，对某些需要斟酌的地方，加“按”字来表达编者的看法和意见。《汉语大字典》在正文字头之下、释义之前，编者对某些讹字、旧字典的谬误之处或不好处理的释义等，也加按语来说明，以“按”后加冒号的形式出现。曹先擢、苏培成主编的《汉字形义分析字典》，在列举字形、排列义项、引书证之后，编者还进一步分析了本义和引申义之间的联系，揭示了词义引申的序列，也可看做编者按语。由此可见原本《玉篇》野王案语，这种最早的编者按语对辞书编纂的影响之大。

二、《玉篇》创立了“异部同文”的互见法

《辞海》“参见条”指“有指引说明或仅有简单释文，需参阅整条的字条、词条或条目。”《玉篇》在对异体字的处理上率先使用参见法（也称互见法）。路广正：“（顾野王）创立了‘异部同文’之例。”^[2]在对字头进行注音、释义之后，如果有异体字，顾野王会用“或为某字，在某部”“亦为某字，在某部”“今或为某字，在某部”等用语来指明，这就大大方便了读者，同时规范了文字的使用。“或为”“亦”“在某部”“正作”等术语是《玉篇》收列异体字所用的专门

用语，主要作用是指出相互参见的部首，这是“异部同文”体例的重要体现之一。如：“譎，或为恠字在心部也。”“诳，《声类》亦譎字也。”“琊，琅琊郡。正作‘邪’”。

顾氏还用“今亦为、今为、今并为”等术语来标明所收字为当代流行的俗体字，如：“𪚩，今亦为基字。”“𪚩，今并为食字。”“𪚩，今为和字，在口部。”

使用“异部同文”这样的参见法来处理异体字和俗体字，开创了辞书编纂中使用“异部同文”这种参见法的先河，使整部辞书成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从中我们还得知顾野王想规范南北朝文字使用现状及整体观照、系统规划的编纂思想。

三、《玉篇》开创中国辞书设立附录的先河

徐祖友认为，附录相对于“正文”而言，凡是在正文以外，能对正文起到概括、延伸、补充或能提供多渠道检索等作用的内容均可视为词典的附录。^[3]按照徐祖友先生对于附录的广义鉴定，早在《说文》中，许慎已开字典附录的先河，许慎的《说文解字·叙》详述六书源流，介绍《说文》的编写经过、编纂体例及收字原则等。但这只是萌芽状态的附录。宋本《玉篇》卷首有顾野王的《序言》，在自序里，顾氏说明了他的编撰目的（见前文），有助于我们理解正文的内容及顾氏的编纂思想。卷末附有五项内容，新加偏旁正俗不同例、类隔更音和切、分毫字样、五音声论和《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玉篇》的附录。

附录一《新加偏旁正俗不同例》共有11组汉字，多为正音，如，匕，音比，丿音警，亼音私，从，同從，么，于条切，正音就是规范文字的读音，这正体现了顾野王针对当时隶变之后楷书通行，某些文字因形近易混，需从读音、意义等方面加以强调的编纂思想。附录二《类隔更音和切》，主要体现古今字音的不同。仅仅收了3个字“它”“𪚩”“𪚩”，体现了汉语声母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如“它”，耻何切，今托何切，不同的反切表示读音的变化，标明了舌上音在中古已从舌头音中分化出来的事实，“𪚩”（方显切，今卑显切）、“𪚩”（符逼切，今皮逼切）体现了轻唇音在中古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后读音的变化。《类隔更音和切》意在指明古今字音发生的变化，进而规范语言文字的应用，与顾野王的编纂目的是一脉相承的。

附录三《分毫字样》，罗列了形体相近的124组汉字，共248个，分别注音、释义来进行辨析，如：

刀刁上都劳反，刀斧；下的聊反，人姓
谄谄上天牢反，疑也；下丑冉反，媚也
时峙上市之反，时节；下时吏反，储也

《分毫字样》是《玉篇》独创的辨字法，辨别字形，并注音来区分，同时释义，这对于错别字的辨析，是有很大帮助的。隶变之后，造成了不少形近字，顾野王为了规范汉字的使用，将这些易读错、写错和认错的字排列出来，这也是他编纂目的的贯彻实施。

附录四《五音声论》，将喉舌齿唇牙五音分别与东西南北中相配合排列，并列举声母字。附录五《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为唐代沙门神珙所作，“五音之图”将“五音”与“宫商角徵羽”相匹配，“九弄”为反切取音呼读的九种样式，是掌握和熟练应用反切的基本练习方法，《玉篇》的注音方式——反切比《切韵》早近半个世纪，附录的《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对于正确运用正文的反切起到了补充和参考作用。

这五项内容的作用是供读者在利用字典正文时作参考，也能够体现顾野王的编纂目的，它们和篇首的野王序言共同构成了《玉篇》的附录。陈炳迢称：“中国辞书设置附录，最早见于梁顾野王《玉篇》。”^[4]这一设置开创了后世辞书设置附录及应用附录来辨析字形的风气。

结 语

顾野王针对南北朝时期汉字字数增加、隶变之后“今古殊形”所导致的文字使用讹误或不规范的现象，运用统筹规划、全面观照的编辑思想，创立了字典“异部同文”的参见法，利用缜密、独到的编辑眼光，首创工具书编纂中最早的“编者按语”——野王案，使用精巧的编辑技艺，开创了我国辞书设立附录的先河。从而，既造就了字典编纂史上承前启后的《玉篇》，也成就了一位名垂千古的智慧编者。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项目（nsjy0911）及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12CYY036）

参考文献：

- [1] 宋本玉篇·自序[M].北京：中国书店，1983：1-5.
- [2] 路广正.顾野王《玉篇》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继承与发展[J].文史哲，1990（4）.
- [3] 徐祖友.谈谈词典的附录[M]//辞书编纂经验荟萃.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330-331.
- [4] 陈炳迢.辞书编纂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298.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伊金霍洛旗党校）

（上接第72页）于求成，因为受众心理与大众传播行为之间在短时间内完成完美的磨合也不符合现实，只有传媒更加努力，更具专业化水准，才能缩短这个磨合的时间。

参考文献：

- [1] 程曼丽，乔云霞.新闻传播学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
- [2] 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3] 郭镇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年院庆纪念专刊：全球传媒评论（院庆纪念专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